

红军“虎将”谢嵩

罗志元



谢嵩率部迎击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边区的进犯

谢嵩,又名谢晓云。1903年生于邵东县范家山镇,曾当过学徒、染工。1928年7月参加平江起义,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特务大队大队长、红三军团4师12团团副,红29军军长、游击第1路纵队司令员。1937年底,在赴延安汇报工作途中因车祸负重伤,1938年初在陕西绥德牺牲,时年35岁。

以少胜多,黄沙百战穿金甲

谢嵩自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后,十年征战,万里关山,百战沙场,五次负伤,一身弹痕。他作战勇敢,指挥机智、果断,多次出色完成战斗任务,大洋嶂战斗更是创造了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。

1934年3月,已担任红三军团12团团长的谢嵩奉命在泰宁大洋嶂阻击敌军,掩护红军主力转移。谢嵩精心筹谋作战方案,亲临前线指挥红军五连和六连抢占大洋嶂阵地,阻击超过我十倍敌军的进攻。谢嵩沉着指挥五连六连,浴血奋战,子弹打光了,仍不退缩动摇。当战斗进行到白热化状态时,谢嵩果断调集兵力配合五、六连向敌发起猛烈反击,打得敌军狼狈逃窜。

战斗结束的第二天,红三军团召开了祝捷大会。军团政委杨尚昆在祝捷会上高度赞扬红12团:“这次大洋嶂阻击战打得很漂亮,血战一天,打退了敌三个团的多次进攻,消灭了大量敌人,取得了重大胜利……”杨尚昆还代表红三军团授予红五连“以少胜多,顽强防御模范红五连”锦旗。

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《红星报》上发表文章,赞扬谢嵩指挥红12团取得的大洋嶂战斗胜利:“(这)应该占着中国工农红军以少胜多战史上最光荣的一页。这充分表示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是铁一般的坚强,对整个战斗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。”《红星报》以“英勇善战的红12团”为题,赞扬这一次战斗的胜利,“充分表现了铁的红军的英勇无

敌,值得每一指战员敬仰和学习”。同年8月1日,中央军委授予谢嵩三等红星奖章。土地革命战争期间,中央军委授予红军将士红星奖章者只有90人。长征中任红12团特派员的方正平(开国中将)回忆谢嵩时说:“在长征中,无论情况多么艰难、紧急、险恶,谢嵩团长总是十分沉着冷静,应付自如,表现出优秀的指挥才干。谢嵩同志作战勇敢,能打硬仗,在全军团是闻名的。他是我军优秀的指挥员、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,作战勇敢,不怕困难,团结同志,以身作则,有许多优秀品质值得我们学习。”

血战雄关,而今迈步从头越

娄山关,黔北重关,地势险要,“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”,号称遵义“东大门”。1935年1月,红军第一次攻下娄山关,保障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。遵义会议后,毛泽东指挥红军将士,重振雄风,四渡赤水,连打胜仗。

1935年2月25日,在第二次攻打娄山关的战斗中,谢嵩带领红12团将士,担任主攻。战斗员中谢嵩高呼:“夺取娄山关,再占遵义城!”战斗打响后,他身先士卒,指挥全团向敌军发起进攻,战斗进行得十分惨烈。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激战,谢嵩领导的红12团取得全歼敌一个团、击溃一个团,俘敌数百人,缴获不少武器弹药的重大胜利。在攻占遵义城的战斗中,谢嵩又率领全

团狠狠地打击了敌人,胜利地完成了阻敌增援的任务。

此次娄山关战斗,是遵义会议后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。战后,毛泽东策马扬鞭登上娄山关,满怀豪情,写下了著名的《忆秦娥·娄山关》:“西风烈,长空雁叫霜晨月。霜晨月,马蹄声碎,喇叭声咽。雄关漫道真如铁,而今迈步从头越。从头越,苍山如海,残阳如血。”

东征西讨,出师未捷身先死

1935年10月,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,谢嵩奉命组建红29军,并于1936年接替肖劲光担任红29军军长,率部掩护红军主力部队东渡黄河,先后参加了红军东征、西征之战。

在保卫陕甘宁边区的艰难岁月里,谢嵩不顾鞍马劳顿,置生死于度外,东征西讨,率领红29军扫除了苏区内的国民党军据点;深入白区,转战在宜川、韩城等七县,战斗20余次,消灭国民党军600余人,建立县以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盟40多个,筹集抗日经费五万多银元,相继在宜川、洛川、韩城、合阳、白水地区开辟了大片游击区。并根据党的统一战线的决策,在东北军中进行“停止内战,一致抗日”的统一战线工作,阻止东北军、西北军向苏区进犯,保障了红军东征的侧翼安全。国民党西北“剿总”调集七个师的兵力围歼红29军,谢嵩率领红29军完成牵制任务后,成功

突围回到苏区临镇,受到中央军委的通电表彰。

1937年底,就在谢嵩满怀家国情怀,激情战斗的关键时刻,突然遭遇车祸,加之旧伤复发,1938年刚度过农历新年,这个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35岁,长眠在绥德义合镇。

谢嵩对自己要求很严,处处作部队的表率,整个身心都倾注给了革命事业,都奉献给了苏区建设。特别是他甚至把体内尚未痊愈的枪伤当着“秘密”来严格保守,从不示人。红29军政委甘渭汉中将有一段生动感人的描述:“和谢嵩同志相处,最使人感动的是他那种对待伤痛的乐观精神和战胜病魔的惊人毅力。在江西广昌会战中,子弹穿透了他的左肺,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所限,未能治愈。对此,他却无所顾忌,一往直前,带着伤照样行军打仗,忍着痛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。到陕北后,仍是不停的工作……我和周围的同志一直认为他是个体魄健壮的人……他肋下的出弹孔一直没能愈合,留下纽扣那么大的窟窿,一直只是靠抹点药水,蒙上块纱布,硬挺着过来……我发现伤口是湿呼呼的,随着他的呼吸,我听到伤口处有‘嘟嘟’出气的声音。见此情景,我既为他这种刚强的性格所感动,又为自己不了解同志的疾苦,未能安慰过他感到内疚。”



六岭杂谈

“凡所难求皆平常,及能如愿是绝好”

肖尔练

于茶,有人喜其香甜,有人厌其苦涩;于牡丹,有人赞其艳美,有人倦其雍容;于人生,有人享其繁华,有人叹其平庸。

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感悟,同一个人对同一事物在不同的境遇亦有着不同的感悟。历经红尘挫折后,著名作家张爱玲于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中感叹道:“每一个男子或许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,至少两个。娶了红玫瑰,久而久之,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,白的还是‘床前明月光’;娶了白玫瑰,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米粘子,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粒朱砂痣。”

不错,在书里书外的感情生活中,人们常常以为得不到的便是最好的,而得到之后却又向往着另外一个。殊不知,往往是自己已经得到最好的一个了,那得不到的还不如自己当下所拥有的。也许,你只是因为被对方一时耀眼的光芒所吸引而看不到其内里的瑕疵。但绝对是,基于你丰富的想象,对方才走向完美。

作家薛冰家门口有一家包子铺,她常去那儿买包子吃。她如此描述:“他家的包子让我很享受,吃在胃里舒服,心里也舒服。”在跟先生吵架时,薛冰渐渐地就喜欢上了一句:“离婚,我宁肯嫁给门口卖包子的。”这不仅仅是气话,遇到情绪不好的时候,她竟向往着和包子哥一起生活了。于是,就带着一腔怨气去那里买包子,一看到包子哥满

脸灿烂的微笑,心里头那股怨气就消散开了,竟觉得自己很幸福。所以,只要先生不在家,她的饭就全是包子了。可是,有一天去包子铺时,她仔细观察包子哥,突然发现了一个天大的“秘密”:包子哥对她确实不错,整天都是满脸灿烂的笑容,可对他家夫人却总是皱着眉头在嘟囔。原来,包子哥的笑容是只给顾客的,并非给所有的人。正是那天,薛冰顿然开悟:“不要奢望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,不是和他在一起就能够一切如意。这个世界和别人无关,别人只是我们生活中的助缘,是我们发现并阅读自己的镜子。当你真正放下了心中的索求,才会珍惜自己现在所拥有的。”

是啊,感情生活如此,其余日子何尝不是如此。当我们放下奢望,接受不完美,便会获得轻快和坦然;若不放下奢望,或将永远生活在失落和怨怼之中。既然都是为了可以有更加美好的生活,又何不怀以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“既往不恋,当下不杂,未来不迎”的澄碧心态面对这一切。站的高度不同,则人生态度不同。看待现实生活当努力摆脱著名学者朱光潜所描述的“凡所难求皆绝好,及能如愿便平常”那样一种心理魔咒,代之以“凡所难求皆平常,及能如愿是绝好”的平常心态,珍惜已然拥有的,并用心去体味个中之美。倘若如此,我们必定拓出自己美好的诗和远方来。

岁月回眸

追忆谢璞兄

萧尊凡

谢璞兄与世长辞的噩耗传来,我惊恐欲昏,想不到,前年我写的《有缘梦里常相见》竟成了“悼兄文”!

上世纪五十年代末,我刚从武师来到洞口三中,一场暴风雨将学校的一段围墙给推倒了。为了保卫学校,共青团员们自动组成了一堵保卫学校的“铜墙铁壁”,夜间轮流站岗放哨。我以《共青团员》为题,写了篇文章礼赞了青年人。爱做好事的唐煜老师却主动让他的老朋友谢璞给我看稿。看后,谢老说,基础好,有发展前途,我愿意认识认识这位姓萧的朋友!

文革后,我写了一个中篇小说《组织问题》寄给谢老。谢老答复:小说究竟如何写,值得探讨,我建议你多读名著,古今中外的都要读。他给我列出了30多本经典名作,给了我深刻的启发。

我调到了县城学校,有缘多次恭听谢先生的文学讲座。后来,我邀请他去五中做一次文学讲座。他居然说,校长有请,恭敬不如从命,不过,有三点要求:不要给红包;不吃饭;时间紧,要解决车辆交通问题。两个小时的讲座《我愿做个打气筒》,使我们师生受益匪浅。我代表全校师生向谢老衷心感谢,可谢老说:一家人何必讲两家话,不必客气,这是我的责任。在返回县城的车子上,我说,自己为文,缺乏章法,太直露,缺少文采。可谢老笑着对我说,为文者,各有风格,各有所长,各有所用,我看到你在《湘江文学》上的《爱……》和《邵阳日报》上的《爷爷奶奶爱蔚蔚》,都有一个很好的主题,与时下有些文章不知所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去年,我曾向谢老请教《是谁中断了我们的爱情》一文中的议论是否需要?他说,没有适当的议论就没有倾向性。他鼓励我:你写得恰如其分,颇见功底。后来此文发表在《中

国散文家》杂志上。

谢老给我的第一个集子《坎坷弯弯路》写了序言。今年,我的第四本集子《人间正道是沧桑》问世后,拟在第一时间给他去邮寄。可那天,我在省地矿局工作的堂弟回来了,我就改变了主意:由老弟带去长沙,不是比邮寄更快么!此后,堂弟回来,我就问他带书的情况。他竟然说:由于时间关系还没到位。叫我大失所望,我的心掉进了冰窟窿,真对不起我的老朋友呢,连个电话也不好打呀!

有次,谢璞来信说:“明年春季,我会回洞口的。到时候,我们有机会细聊古今,漫谈天地,最好同时喝着你自制的真实的故乡米酒……”我想,用血耙下酒才够滋味,如果还能送他几个,或许能激起他的灵感,写出美文来!于是,我就天天盼与谢老兄相见。可是,过了清明节,我们还只能在梦里见。我就电告谢老:我家没有冰箱,给你准备的血耙瘦了,老了,变味了,怎么办?谢老也在电话中说,为出版自选文集搞校对,聊述古今的事,只能延至暑假进行。我只好选了四个没变味的血耙邮寄给谢老,喜得他在电话里对我说:“你的信上说,‘四个血耙意在你一家四季平安健康、四季发财’。依我看,这何止是血耙,分明是老朋友诚挚的心情、真实的心绪、殷切的心意!难怪,你我常在梦里见。情到深处便有梦嘛。等待吧,暑假一定见。”

暑假相见那天,我还是把老伴临时准备好的血耙和盘托出,实现了我们俩“把酒话血耙,细聊古今事”的愿望。这事,倒激起了我的雅兴。我把与谢老相见,以血耙下酒叙谈为红线,串联起友情、亲情、爱情、国情、民族情,写成散文《把酒话血耙》参与全国散文学会征文赛而获奖,这是我们水乳交融的友情的结晶!



古祠门前菜花香

易江波 摄